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滬水燕談錄 第九卷 雜錄

### 雜錄

唐太宗問一行世數，禪師製葉子格進之。葉子，言「二十世李」也，當時士大夫宴集皆為之。其後有柴氏、趙氏，其格不一。蜀人以紅鶴格為貴，禁中則以花蟲為宗。近世，職方員外郎曹谷損益舊本，撰《舊歡新格》尤為詳密。其法：用匾殿子六隻，犀牙師子十事，自盆帖而下，分十五門。門各有說，凡名彩二百二十七，逸彩二百四十七，總四百七十四彩。余家有其格，而世無能為者。

周顯德中，許京城民居起樓閣，大將軍周景威先於宋門內臨汴水建樓十三間，世宗嘉之，以手詔獎諭。景威雖奉詔，實所以規利也，今所謂十三間樓子者是也。景威子瑩，國初為樞密使。

陶穀姓唐，唐宰相苜公儉之後。祖彥謙，有詩名，號鹿門先生。穀避晉祖名改陶，後歷事累朝，不復還本姓，士大夫譏之。

劉銀據嶺南，置兵八千人，專以採珠為事，目曰「媚川都」。每以石碾其足，入海至五七百尺，溺而死者相屬也。久之，珠璣充積內庫，所居殿宇梁棟簾箔，率以珠為飾，窮極華麗。及王師入城，一火而盡。藝祖廢「媚川都」，黥其壯者為軍，老者放歸田裡，仍詔百姓不得以採珠為業，於是俗知務農矣。

建隆中，南都一夕星殞如雨，點或大或小，光彩煜然，未至地而滅。景祐初，忻州夜中星殞極多，明日視之，皆石；聞今忻民猶有蓄之。乃知《公羊傳》以兩星不及地而復，其說得之。左氏以如雨而言與兩偕，非也。

幽薊八州，陷北虜幾二百年，其間，英主賢臣欲圖收復，功垂成而輒廢者三矣，此豪傑之士每每深嗟而痛惜。初，周世宗既下關南，欲乘勝進攻幽州，將行，夜中疾作，乃止。藝祖貯財別庫，欲事攻取，會上仙，乃寢。柳仲塗守寧邊，（今博野也。）結客白萬德，使說其酋豪，將納質定誓，以為內應，掩其不備，疾趨直取幽州，會仲塗易地而罷。河朔之人，逮今為憾。

國初有王彥升者，本市井販繒人。及壯從軍，累立戰功，至防禦使。性極殘忍，俘獲戎人，則置酒宴飲，引戎人以手捉其耳，對客咀嚼，徐引卮酒。戎人血流被面，彥升笑語自若。前後噉數百人，亦可怪也。

開寶中，鄆陵許永為鄆州盧縣尉，自言七十五歲，其父瓊年九十九，長兄八十一，次兄七十七。藝祖召瓊問唐季事，對尤詳，賜以衣幣鞍馬。父子俱享福壽，世罕有也。

盧丞相多遜謫死朱崖，旅殯海上。天慶觀道士練惟，一夜聞窗外有人讀書，審其聲韻，有類多遜。明日，有詩題窗外曰：「南斗微茫北斗明，喜聞窗下讀書聲。孤魂千里不歸去，辜負洛陽花滿城。」筆跡亦類之。明年，歸葬洛。此說得之孫巨源。而楊文公雲，其子全扶柩歸葬江陵佛舍，與此不同。未知孰是，姑兩錄之。

高麗，海外諸夷中最好儒學，祖宗以來，數有賓客貢士登第者。自天聖後，數十年不通中國。熙寧四年，始復遣使脩貢，因泉州黃慎者為向导，將由四明登岸。比至，為海風飄至通州海門縣新港。先以狀致通州謝太守云：「望門極以乘槎，初離下國；指桃源而迷路，誤到仙鄉。」詞甚切當。使臣御事民官侍郎金第與同行樸寅亮詩尤精，如《泗州龜山寺詩》云：「門前客棹洪濤急，竹下僧碁白日閑」等句，中土士人亦稱之。寅亮嘗為其國詞臣，以罪廢，久之，從金第使中國。

盧多遜南遷朱崖，逾嶺，憩一山店。店嫗舉止和淑，頗能談京華事，盧訪之，嫗不知為盧也，曰：「家故汴都，累代仕族，一子事州縣，盧相公違法治一事，子不能奉，誣竄南方。到方週歲，盡室淪喪，獨殘老軀，流落居此，意有所待。盧相欺上罔下，倚勢害物，天道昭昭，行當南竄，未亡閒庶見於此，以快宿憾爾。」因號呼泣下。盧不待食，促駕而去。

陳堯咨善射，百發百中，世以為神，常自號曰小由基。及守荆南回，其母馮夫人問：「汝典郡有何異政？」堯咨云：「荆南當要衝，日有宴集，堯咨每以弓矢為樂，坐客罔不歎服。」母曰：「汝父教汝以忠孝輔國家，今汝不務行仁化而專一夫之伎，豈汝先人志邪！」杖之，碎其金魚。

景德中，邠州有神祠，凡民祈禱者，神必親享，盃盤悉空。遠近奔赴。蓋狐穴神座下，通寢殿下，複門繡箔，人莫得窺。群狐自穴出，分享肴醴。王公嗣宗，雅負剛正，及鎮邠土，乃騎兵挾矢，驅鷹犬，投薪穴中，縱火焚之。群狐奔逸，擒殺悉盡。鞭廟祝背，徙其家，毀其祠，妖狐遂絕。初，公在長安也，極疏種山人放之短。好事者有詩云：「終南隱士聲華歇，邠土妖狐巢穴空；二事俱輸王太守，聖朝方信有英雄。」

楊光遠之叛青州也，有孫中舍（忘其名。）居圍城中，族人在州西別墅。城閉既久，內外隔絕，食且盡，舉族愁歎。有畜犬徬徨其側，若有憂思，中舍因囑曰：「爾能為我至莊取米邪？」犬搖尾應之。至夜，為置一布囊，並簡繫犬背上。犬即由水竇出，至莊，鳴吠。居者開門，識其犬，取簡視之，令負米還，投曉入城。如此數月，比至城開，孫氏闔門數十口獨得不餓，孫氏愈愛畜之。後數年斃，葬於別墅之南。至其孫彭年，語龍圖趙公師民，刻石表其墓，曰《靈犬誌》。

仁宗天縱多能，尤精書學，凡宮殿門觀，多帝飛白題榜，勳賢神道，率賜篆螭首。王曾之碑曰「旌賢」，寇準曰「旌忠」，李迪曰「遺直」，晏殊曰「舊學」，丁度曰「崇儒」，王旦曰「全德元老」，文彥博父均曰「教忠積慶」，李用和曰「親賢」，范仲淹曰「褒賢」，曹利用曰「旌功」，呂夷簡曰「懷忠」，張士遜曰「舊德」，狄青曰「旌忠元勳」，其餘不可悉記。或云，初王子融守河中，模唐明皇題裴耀卿碑額獻之，仁宗乃賜文正碑曰「旌賢」，大臣碑額賜篆，蓋始於此。其後英廟、神考，亦屢有賜者。

祥符初，王旭知潁州，因歲飢，出庫錢貸民，約蠶熟一千輪一縑。其後，李士衡行之陝西，民以為便。今行於天下，於歲首給之，謂之和買絹，或曰預買，始於旭也。

汀州王捷，少商江、淮間，咸平初，遇一人於南康逆旅，衣道士服，儀狀奇俊。後屢見之，授以黃金術，仍付以神劍，且戒之曰：「非遇人君，不可妄泄。」後佯狂，叫呼上饒市中，配流嶺南。逃歸京，過登聞鼓自陳。上召與語，悅之，命之官，更名中正。寓居中官劉承珪家，珪上言：「數聞中正與人語，聲如童子。云：『我，司命真君也。』」中正亟遷神武大將軍、康州團練使。常以藥、金、銀獻上，以助國費。卒，贈嶺南節度使，世謂之「燒金王先生」，建祠永寧院西。至今御府猶有中正所獻金及鑪鉗殘藥。

直史館孫公晁，文學政事，有聞於時，而賦性剛明，以別白賢不肖為事。天禧中，連守數郡，暇日接僚吏，殊不喜談朝廷除授，亦未嘗覽除目。每得邸吏報狀，則納懷中，不復省視。或詰其意，曰：「某人賢而反沈下位，某人不才而驟居顯官，見之令人不快爾。」或譏其不廣，然其好賢嫉惡之心亦可尚也。

曹襄悼公利用，天聖中，退朝歸私第，中衢逢狂人奪其樞密使印，心獨惡之。未幾，姪芮為不法事敗，治獄者鍛成其事，芮死，公貶隨州，再貶房陵，行至襄陽，監者迫自盡，天下冤之。

平原劉永錫，天聖末，以虞曹員外郎知千乘縣。一日，與門生對食，永錫以饅頭食畜犬，生曰：「犬曷食人食，古人所譏，況珍味耶？」犬不食，瞋視之以去，數日不知所在。一夕，犬至，跑門闖下，將入。生起視之，知其將害己，卷衾，詐作人臥牀上，升棟以避之。犬入，登牀噬之，覺非人，吼怒出戶，擲尾作聲，移刻而死。今夫衣士人衣冠，首鼠貴游門下，以獵哺啜，嗟來不愧，曾斯犬之不若也。

慶曆中，皇叔燕王元儼薨，仁宗追悼尤深，詔有司擇位號之尤尊美者以追榮之，乃特贈天策上將軍，非常典也。王性嚴毅，威望著於天下，士民識與不識，呼之曰八大王，犬戎尤憚之。

李尚書公擇，少讀書於廬山五老峰白石菴之僧舍，書幾萬卷。公擇既去，思以遺後之學者，不欲獨有其書，乃藏於僧舍。其

後，山中之人思之，目其居雲李氏藏書山房，而子瞻為之記。

江陰軍，北距大江，地僻，鮮過客，無將迎之煩，所隸一縣，公事絕少。通州，南阻江，東北濱海，士大夫罕至，居民以魚鹽自給，不為盜，訟稀事簡。仕宦二州者最為優逸，故士大夫謂江陰為「兩浙道院」、通州為「淮南道院」。

舊說，虎有威，遇人百步之外，咆哮作聲，以威懾人。人或不懼，虎反畏而去，故虎不食醉人。小兒不知懼，則虎畏而不食。蘇子由作《孟德傳》，以為德，禁卒，既逃，不顧死，見虎不為動，弭耳而去。

蕭榔，字大珍，後梁宗室，為青州刺史，有惠愛，篤信於民。及死，民為立祠于乘縣西，相與謚曰信公。嘉祐中，祠宇頽敝，主廟者賈天恩，老伶也。有王乂者，金家蒼頭也，幼苦傷寒，汗不洽，病腰不能行，僂而丐且十年，一旦人為灸之，遂愈。天恩教之曰：「第雲信公召語：『能為吾脩廟，則使爾腰伸。』諾之，腰即伸。」於是遠近聞之湊奔，爭施錢帛，以新廟貌。踰年得錢數千緡，功未卒而二人爭錢相毆，事稍誼，施者因不復來。

熙寧八年，淮浙大飢，人相食。朝廷遣近臣安撫，同監司賑濟，而措置乖戾，不能副朝廷愛養元元之意。安撫先檄郡縣，以厚糶炒芎為屑開飢民胃口，提刑司督諸郡多造紙襖為衣，而又得福田居之，安撫可無慮矣。聞者大慚。朝廷知之，重行降黜。

諫議大夫崔頌，博學君子人也，性有疑疾，防閑閨門過於嚴密。圻者塗室，以帛幕其目，恐竊視其私也，與夫羅灰、扃戶殆不遠。

陳亞少卿，蓄書數千卷，名畫數十軸，平生之所寶者。晚年退居，有《華亭雙鶴唳》，怪石一株尤奇峭，與異花數十本，列植於所居，為詩以戒子孫：「滿室圖書雜典墳，華亭仙客岱雲根，他年若不和花賣，便是吾家好子孫。」亞死未幾，皆散落民間矣。

小詞有「燒殘絳蠟淚成痕，街鼓破黃昏」之語，或以為黃昏不當燭。已見跋解者曰：「此草廬婁陋者之論，殊不知貴侯戚里，洞房密室，深邃窈窕，有不待夜而張燭者矣。」

士大夫筵饌，率以 飪，或在水飯之前。予近預河中府蒲左丞會，初坐即食糶生 飪。予驚問之，蒲笑曰：「世謂 飪為頭食，宜為群品之先可知矣。意其唐末、五代亂離之際，失其次第，久抑下列，頗鬱，輿論牽復。」坐客皆大笑。

王承衍尚秦國賢肅大長公主，至曾孫師約，又尚惠和公主，子植又選尚惠國公主。昔漢竇氏一門三公主，於時，親戚功臣莫與比。唐薛儉與其子鏞相繼尚睿宗、明皇女，獨稱唐薛氏。而尚三公主又父子相繼，惟王氏一門。

江南一縣，郊外古寺，地僻山險，邑人罕至，僧徒久苦不足。一日，有僧遊方至其寺，告於主僧，且將與之謀所以驚人耳目者。寺有五百羅漢，擇一貌類己，衣其衣，頂其笠。策其杖，入縣削 誤為刀傷其頂，解衣帶白藥傅之，留杖為質，約至寺，將遺千錢。削者如期而往，方入寺，聞者毆之曰：「羅漢亡杖已半年，乃爾盜耶！」削者述所以得杖貌，相與見主僧，更異之。共開羅漢堂，門鎖生澀，塵凝坐榻，如久不開者。視亡杖羅漢，衣笠皆所見者，頂有傷處，血漬藥傅如昔。前有一千皆古錢，賈且朽。因共歎異之。傳聞遠近，施者日至，寺因大盛。數年，其徒有爭財者，其謀稍泄。得之外氏。

元豐中，高麗使樸寅亮至明州，象山尉張中以詩送之，寅亮答詩序有「花面豔吹，愧鄰婦青脣之斂；桑間陋曲，續郢人白雪之音」之語。有司劾：中小官，不當外交夷使。奏上，神宗顧左右「青脣」何事，皆不能對，乃以問趙元老，元老奏：「不經之語，不敢以聞。」神宗再諭之，元老誦《太平廣記》云：「有睹鄰夫見其婦吹火，贈詩云：『吹火朱脣動，添薪玉腕斜，遙看煙 面，恰似霧中花。』其婦告其夫曰：『君豈不能學也。』夫曰：『汝當吹火，吾亦效之。』夫乃為詩云：『吹火青脣動，添薪墨腕斜，遙看煙 面，恰似鳩槃茶。』」元老之強記如此，雖怪僻小說，無不該覽。

國初，襲唐末士風，舉子見先達，先通牋刺，謂之請見。既與之見，他日再投啟事，謂之謝見。又數日，再投啟事，謂之溫卷。或先達以書謝，或有稱譽，即別裁啟事，委曲敘謝，更求一見。當時舉子之於先達者，其禮如此之恭。近歲舉子不復行此禮，而亦鮮有上官延譽後進者。

錢鏐之據錢塘也，子跛，鏐鍾愛之。諺謂「跛」為「癩」，杭人為諱之，乃稱「茄」為「落蘇」。楊行密之據淮陽，淮人避其名，以「密」為「蜂糖」，尤見淮、浙之音誤也。以「癩」為「茄」，以「蜜」為「密」，良可哈也。

熙寧中，淮西連歲蝗旱，居民艱食，通、泰農田中生菌被野，飢民得以採食。元豐中，青、淄薦飢，山中及平地皆生石麵，白石如灰而膩，民有得數十斛，以少麵同和為湯餅，可食，大濟乏絕。二事頗異，皆所目見。